

徐蚌會戰回憶錄

● 董熙（退役陸軍中將）

風勁天寒日光暗淡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冬天的徐蚌會戰，當年戰場的景象時常縈迴在我的腦中，我不斷的回憶起這一場作戰的經過，時間雖久而記憶猶新。這一次作戰不僅是我個人平生最慘痛的一次經驗，而國軍在戰史上也留下極大的恥辱。當時國軍直接參加這次戰鬥的兵力是廿一個軍：共有步兵師四十九個，騎兵旅一個，裝甲通信工兵砲兵憲兵等獨立團廿個，這些部隊正在以徐州為中心集中運動之時，為共軍零星星的吃掉，終至全軍覆沒。這是配置在中原地區的主力，也是國軍的精銳，因此淮河長江就沒有足夠的部隊據守，自古稱為不可飛渡的長江天塹，使共軍如履平地，大踏步的進入江南，大陸於是淪陷，五億同胞關進鐵幕。每憶及此輒悲不自勝，五內如焚。今天只有痛定思痛，認真檢討，失敗是成功之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可以日久而淡忘之，更不可以為是恥辱有所諱飾。

從前每次會戰之後，照例有一次檢討會，以檢討得失，論功行賞。這次會戰之後，參戰部隊

既無戰鬥詳報，當事的各級指揮官，或死或被俘行蹤不明，所以檢討會不能依往例召開，國防部雖頒有徐蚌會戰戰史，那只是一個綱要，私人的記錄，散見於報章雜誌以及回憶錄者不少，其中所見所聞互有出入；或者因為當時各人的職務與所在地區不同，加上戰場的混亂，通信的困難，不能瞭解全般狀況，差誤之處在所難免，也有人為了自己身後的行述，千秋的名節，歪曲了部份事實。我當時是第二兵團的副參謀長，也是杜聿明副總司令的義務作戰參謀，但我與杜聿明、邱清泉兩將軍均無任何淵源，我的記述就事論事，力求真實。古人有云：「知恥近乎勇」，我常常想做巴黎油畫院繪普法戰爭自繪敗狀的故事，將徐蚌會戰製成鉅圖，使國人觸目驚心，以昭炯戒，而圖報復；迄今還沒有找到與我觀念相同的一位畫家。這一戰役對中華民國影響極大，因為我們失敗，將在歷史上佔重要的篇幅，當時在第二兵團司令部及杜副總司令的指揮所的高級幕僚人員中，始終其役者，目前在台只有我一人，所以我的回憶，還有寫出來的必要。

濟南失守後，共軍下一個攻取的目標必然是

徐州，任何人都可以猜想到的。我們對於下一個回合的方案，正在從長計議中，共軍總司令朱德在十月初來到黃河北岸，召集劉伯誠、陳毅等軍頭指示方略，令劉伯誠統一指揮豫魯蘇皖地區的共軍，不待我軍集中完畢，機先攻擊，以求各個擊破，而以先遣部隊，配合地方部隊，跟蹤國軍行動，一面監視襲擾，一面破壞鐵路，妨害國軍運輸，同時地方共幹徵糧徵伕，組訓新佔領區的男女老幼，建立所謂「新的蘇區」，支援即將來臨的大戰。共軍更揚言，他們的經濟政治已渡過長江，在中原地區佈下天羅地網。正是初冬來臨，北風凜冽，夾帶著黃河故道的塵沙飛臨徐州，冰雪又開始來到人間，草木早已枯落，日光因風勁天寒變得暗淡，老百姓都蟄伏在家裡，度他們的歲末，來自濟寧兗州開封各地的難民，擠破了這古城嚴冬的沉寂，帶來了緊張和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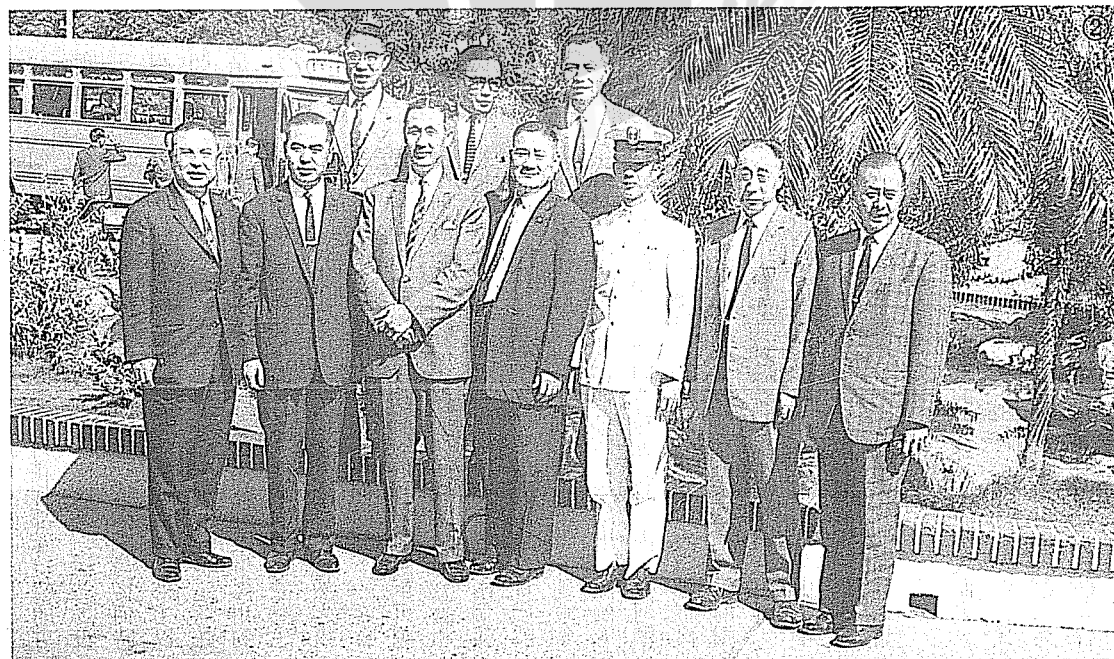
大廈將傾臨時應戰

難民有的是地主，商人，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連拿槍砲的地方團隊也來逃難。隴海鐵路已經不通，津浦路時通時斷，縮殺南北的徐州，已



①徐蚌會戰時北上解救蚌埠之圍的國軍。

②作者董熙（前排右二）早年與何俊（前排右四）辜振甫（前排左三）王成聖（前排左二）合影。



成了一座死城。物價天天上升，金圓券一天一天的貶值，江南各省的議會，正鬧著反對徵兵徵糧，瀋陽已經失陷，這好像暴風雨來的前夕，也好像大廈將傾的預兆。遠在江西剿共的時代，統帥蔣中正就制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作戰方略，實際上我們始終只有三分軍事在打仗。十一月五日顧祝同總長率第三廳長郭汝瑰來到徐州，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作戰方案，國防部的原案是撤守淮河，跨河守淮南，各兵團司令以為時機已晚，大軍在敵前撤退，損失必重，不如依城野戰與共軍一拼。於是決定退守徐州備戰，事實上共軍的主力已經迫近，不容許我們調集部隊重整態勢。徐州自古稱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因為三面環山，形成盆地，守徐州必須北依微山湖，南至三堡，東起雙溝，西迄蕭縣瓦子口，東西約五十公里，南北三十公里，這樣的形勢，才不會像甕中之蠶。

依當時兵力足敷使用，不過要有堅固的工事，充足的糧彈和人員補充，才能持久；這都需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準備，而非一蹴可就。況且徐蚌之間兩百公里的鐵道交通如何維持，我們的空運能力又極有限，爾後徐州必成孤島。我軍久戰疲鈍，人員裝備均未充實，而陳毅、劉伯承共軍，自五月以來即就黃汜區與濟南兩役，擄獲我軍人員裝備在十師以上，共軍當然會利用補充，這等等條件，我們好像事先都沒有考慮。劉峙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上曾說：「我們對進退大計遲疑不決，結果是臨時應戰，不是有計劃的有準備的會戰。」這上面所述的種種就是作戰前的形勢。

主力叛變人車混亂

十一月七日共軍全面開始攻擊，一八一師撤出商邱東進，行至張公店附近進入宿營地，天已薄暮，突遭共軍襲擊，八日十時許，第二兵團令四十五師往援，前進二十餘里與共軍發生戰鬥，至午後三時得悉米師長被俘，部隊散失。先是該師奉命向徐州方向前進加強第三綏靖區的兵力，先頭部隊抵碭山，又奉命折返商邱，歸第二兵團指揮，掩護我軍西側，俟共軍主力到來即自動撤退。一八一師裝備極差，輕重機槍甚少，砲兵更無論矣，士兵有四分之一攜帶大鐵鍬，此種部隊既無火力，又無機動力量，不宜賦予獨立機動任務徒遭無謂之犧牲。當時我軍部署：東起新安鎮郟城至運河為第七兵團，自趙墩至碾歷大許家為十三兵團，徐州城防為七十二軍及十二軍之一師，徐州以西自黃口至碭山為第二兵團，沿隴海路東西二百公里，徐州之北台兒莊韓莊一帶為第三綏靖區所轄的兩軍，徐州之南為七十四軍及正由宿縣北上之十六兵團及駐宿縣之一四八師，南北沿津浦路長為一百廿公里，形成一個十字架的陣勢。七日夜共軍部隊由臨城嶧縣越運河南下，五十九軍及七十七軍的主力突然叛變，十字架的陣勢變為丁字形狀。第三綏靖區的部隊叛變，影響徐蚌會戰的全局，這兩個軍當然與共軍早有勾結，不過爆發的時間，是共軍安排在對他們最有利的時刻，叛逆的主謀是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澧及一三二師師長過家芳，這三個叛徒，在西北軍的系統中算是優秀的將領，為什麼要

叛變？有的說張克俠是馮玉祥的姪婿，由李德奎勾引而起的，有的說與中央對雜牌部隊統馭的方法有關，本來一個政府的軍隊應該是一樣的，沒有正牌雜牌之分，「雜牌部隊」這名詞是從何時有的？無從考據。可能是共產黨徒編造出來，以分化國軍，我們不察，也就隨聲附和，自造藩籬。過去中央對所謂「雜牌部隊」經理人事採用到包辦制度，這類部隊的首長，就是利用這種辦法的弱點，保存實力以永遠保全其地位，既然人事經理是包辦，自然沒有軌道，他們的部下一定會發生不滿，因而影響對政府的信心。這兩軍可說變生肘腋，徐州震驚，因此徐州剿共總部急調和第七兵團連接的十三兵團撤回徐州東郊，兩個兵團之間就發生了約四十多公里的間隙。八日晨陳毅的三八兩縱隊向唐寨王莊一帶七十軍陣地攻擊，其目的似在牽制我徐西部隊，當第七兵團的五個軍由運河以東渡河向西轉進之時，因為渡河準備不夠，大軍擁擠，難免爭先恐後，在這種混亂情況之下渡河，遭共軍攻擊，輕重車輛砲兵的損失乃意料中事。九日該兵團主力撤至碾莊附近，以碾莊為核心構成環形陣地，同時共軍又由宿羊山趙墩包抄而來，將碾莊包圍，其六十三軍在審灣渡河時為共軍夾擊，陷入重圍，該兵團危如累卵，急待救援。

九日攻擊唐寨王莊的陳毅部隊，不久而去，實已達成伴動的目的。十一日第二兵團與十三兵團奉令前往救援，七十四軍及十二軍加入第二兵團序列，十三日拂曉第二兵團展開於小劉莊大韓莊趙家圩之線，七十四軍在右掩護南側，七十軍

在中擔任初期主攻，第五軍在左以鐵路為界與十三兵團連接，十二軍之一三一師控置於柳集大王廟間為預備隊，騎兵旅在良山口魯山一帶警戒。十三兵團展開於靶子山孟家溝之線，第九軍在右第八軍在左。第二兵團之正面為綿瓦山地，而尖山磨山林佟山豬頭山向西突出，敵制徐州東南平地，且可直接以火力控制徐州至睢寧及徐州至碾莊間之公路，此為共軍陣地之鎖鑰，二兵團集中山砲野砲榴彈砲三十六門，輕重迫擊砲三十門，掩護步兵攻擊，共軍的陣地頓成火海，午後七十七軍攻佔尖山鄧家樓林佟山磨山，第五軍攻佔鄧莊賈河套，十三兵團攻佔古山集胡莊。十四日七十七軍攻佔馬山盛山豬頭山，第五軍攻佔魏集石樓，十三兵團亦攻克前王橋土樓白樓。

竟殺不開一條出路

十一月十一日睢寧失守，一零七軍軍長孫良誠被俘，其侄孫少雲師長隨帶士兵兩名突圍而出，邱清泉司令官令孫少雲收容部隊，並報請派他為一零七軍軍長，我為副軍長以協助其收容。十二日第七兵團之六十三軍及一百軍之四十四師全部犧牲，十三日共軍續有增加，二十五軍六十四軍及四十四軍以傷亡日多，糧彈日少，戰鬥力量大減，共軍以一部圍困碾莊，於十五日以主力轉向西方，阻止兩兵團之東進。國防部認為第二兵團消耗砲彈過多，來電斥責，于是火力發揚大受限制，七十軍又兩次抽調兵力支援徐州機場，此時共軍寸土必爭，進展極為困難。十六日七十軍攻佔馬山徐王家後曲頭，第五軍攻佔鄭家廟韋莊

，十三兵團攻克吳莊太平集鄭集，而馬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再。十七日夜共軍以兩個多縱隊兵力由睢寧方面竄來，攻擊二兵團之右翼，與七十四軍激戰於潘塘鎮附近村落，敵眾我寡其勢甚凶，乃由七十軍抽調三十二師（欠一團）增援，十八日共軍乘濃霧掩護，攻擊尤烈，至午後一時許，以傷亡過多，不支而退，遺屍二千餘具，這是徐蚌會戰唯一的勝利。報紙出了號外，南京來了一個慰勞團，有中外記者隨行。一位外國記者詢問邱清泉司令官：「你們既能把來犯的敵人打的這樣慘敗，解第七兵團之圍似無問題，但不知需時多久？」邱司令答稱：「共軍鑽進我們的火網，自然受到嚴重的損失，共軍利用前面的綿瓦山地，重疊配備，輪替作戰，企圖遲滯我軍，我們相信可以突破他們的縱深陣地，不過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至於進展的速度，要看補給的情況而定。」二十一日第五軍進至大許家，已不能與第七兵團取得連絡，聞黃韜司令官及六十三軍陳軍長章自殺殉國。七兵團之覆沒，由於渡河部署未周，造成混亂予共軍以可乘之機，而救援處置之遲疑亦頗多可議之處：第一當第三綏靖區叛變之時，徐州有七十二軍、七十四軍及十二軍之一師，十三兵團在碾莊大許家一帶，第二兵團在黃口楊山地區，共軍決不敢冒然採取中央突破進攻徐州，所以十三兵團不必撤至徐州東郊，則七兵團與十三兵團互為犄角，七兵團不致腹背受敵。第二當七兵團被圍之時，應以十三兵團就近增援，並加強其火力，而第二兵團隨即東進，為此可以爭取特效及早救援。第三既使兩兵團併力齊頭

東進，重點應置於隴海路以北平原地區，集中砲兵戰車以及空中支援，可以一舉而突破共軍之抵抗。這雖然是事後諸葛亮之見，卻是當時較為有利可行之策。二十二日兩兵團的主力分別撤回徐州東郊，廿四日第二兵團奉令向南攻擊，想沿津浦路西側殺出一條出路，七十二軍也歸該兵團指揮。徐州以南三堡至曹村三十餘公里皆為山地，共軍已有佈置且正在加強，我軍經過十多天的戰鬥，需要整理補充，且再興攻擊也要準備，所以向南攻擊毫無進展，頗有傷亡。

增援部隊反要人救

十一月廿七日徐州剿總移駐蚌埠，徐州軍事交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此後如何作戰，正在徬徨躊躇之際，消息傳來，十二兵團在雙堆集受困，又需往救，本來該兵團是來增援徐州，那時反要徐州部隊去救。於是杜聿明副總司令飛京請示機宜，廿九日返回防地，決定放棄徐州增援雙堆集方面作戰，這可能是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冒險的程度已超過安全的極限，誠然守徐州兵力已感不足，補給將更困難，增援十二兵團看來是順理成章，不過這個決定先要考慮我們有無力量達成任務。擺在眼前的教訓，我們沒有記取，碾莊之增援，不過四十公里，當面之敵，只有陳毅十二個縱隊，徐州雙堆集之間為一百廿公里，劉伯承必迎擊於前，陳毅必阻攔於後，我們的部隊已是疲困之軍，加上油料糧彈不足，碾莊一役，我們的損失約有十師，共軍當然利用補充，這一點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我們對共我力量始終缺乏客觀

的估計，這是戡亂軍事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負責指揮徐州軍事的杜聿明副總司令，帶着總務處長黃鐵民少將，無線電合一，電務報務員三，司機廚師各一，轎車吉普車四分之三噸車各一，這是他的指揮所人員和裝備，他沒有參謀人員，所以撤出徐州的命令作為就落在我的頭上，脫離徐州前進目標第一階段擬定為永城附近，大軍以一部由徐州以南經瓦子口睢溪口行進，掩護主力左側，主力從徐州蕭縣青龍集及徐州以北之徐碭公路西進，越過蕭縣郝寨之線，再向左作一百廿度之旋迴。大軍運動需要多數道路，徐州為一盆地，瓦子口蕭縣間之山地橫亙徐州之西，形成兩條隘路，道路分配異常困難，且部隊集中一點，先需擴散為扇形，然後漸變為橫廣態勢，所以道路區分只能以主要道路為軸線，除車輛砲兵部隊外，步兵一律越野行軍。卅日拂曉前派部隊占領瓦子口及蕭鎮以西之稜線，午後三時令豐沛一帶之地方團隊兩千餘人先行出發，晚十時大軍開始行動，而民衆團體男女老幼亦隨軍同行，本來行軍道路皆有規定，但部隊均搶好的路走，所以徐蕭公路上擠滿了人馬車輛，路面抵抗不了車輛的壓力，有的陷為深坑，有的成爲泥漿，車輛或因機械損壞而拋錨，或因陷入泥坑不能自拔，道路爲之堵塞，其他的車輛也不能行動。天明士兵施行擾亂射擊，秩序愈壞。

十二月一日杜聿明副總司令到達蕭縣略事休息並進早餐，他的廚司電台失了聯絡。午後三時收到空投情報圖一份，得悉有強大之共軍先頭部隊已抵夾溝，正向青龍集方向急進中，四時至王

白樓利用第二兵團電台與十六及十三兩兵團連絡，十六兵團電台呼叫不通，部隊落後的，迷失道路的，彼此夾雜十分混亂，極需整理，糧彈損失，亦需清查，遂決定各部隊次日停止前進整頓態勢，晚與十六兵團取得連絡。三日繼續前進，以四十五師被圍於老祖樓，第五軍派隊救援激戰至晚，共軍始退去，故是日受此影響前進甚少。四日十三兵團向東攻擊，第二兵團向南攻擊，十六兵團擔任西北兩方掩護，並保持機動，是日前進約四公里。五日共軍阻力增強，進展困難。六日杜副總司令在孟集召開會議，以糧彈日少兵員日缺，持久非計，決定當晚十時各兵團從自己之正面實施突圍。

我於午後三時，召集兵團部直屬部隊長宣達突圍命令，並重行編組，挑選車輛，裝載必要的人員，通信器材、彈藥、自動武器悉予攜帶，其他運動不便之武器車輛一律於七時前破壞，八時完成準備，八時四十分頃，忽接通知停止突圍，因十六兵團於八時頃開始行動，孫元良司令官率大部突圍而去，共軍已知我企圖，尚有五千餘人未能走出，編爲一二三師由該兵團副參謀長熊順義負責指揮，擔任右後方之掩護。七日調整佈署，實施東西北三面掩護，向南一面攻擊，午後第二兵團部移陳官莊，指揮所移第二兵團部，並在該莊西開闢小型機場一個，以便空投與連絡。共軍抵抗日強，我軍糧彈日少，攻擊進展日益困難，是日攻佔郭樓大迴村前進二公里，傷亡頗大。

部隊失去必勝信心

八日空軍總部派第二署副署長董明德降臨戰地，加強空中支援。九日午後降雪，十日雪愈大，沒有全天候的飛機，雪天不能飛行，地面沒有雷達設備，雲低不能空投。共軍乘此機會，征集數萬民伏在四圍掘壕，以作長困之計。這個長十六華里寬十三華里的地區，原有居民不過一萬，當時擠進廿多萬人馬，自然房子燃料飲水都成問題，古時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今日作戰砲火連天，鳥獸早已遠颺，騎兵旅的八百匹馬成了唯一的食糧，水因大雪不停取雪化水尚不成問題，燃料只有拆房屋，掘棺材，然而房屋稀少，墳墓有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大雪日夜不停，天地一片白色，共軍在挖壕，我們也在加強工事所以沒有大的戰鬥，只有零星槍聲。十五日雙堆集的連絡中斷，北平也在談和，戰地的空氣沉悶得可怕，大家見了面無話可說，只有談談天氣，禱告上帝快快晴天。指揮所無事可做，杜副總司令以打橋牌聽廣播來解煩悶，邱清泉司令官每天去巡視部隊一番。十八日雪止天晴開始空投糧彈，空軍的董副署長和第二兵團的舒適存副司令官飛京面報戰況，請求大量空投。民以食爲天，饑寒生盜心，部隊搶糧如臨大敵。

是日邱司令官令我兼空投場指揮官，指揮憲兵兩營維持空投場秩序，我擬定三項辦法：(一)劃定空投場界線並派憲兵看守邊界，維持秩序。(二)凡投落各軍師防地內的糧一律歸各防地軍師收取，但彈藥必需帶箱交還，每箱給米兩斤。(三)凡投落空投場界內者由補給區收取分配，不得搶奪。十九日空投場有了秩序。廿日天又降大雪，午後

四時一位雷達軍士帶著雷達從天而降，聞者皆有喜色；那位降下的軍士，原是傘兵，為應付情況，臨時抓差授以雷達簡單的知識，教官將分割度數裝好，告訴他如此這般行，雷達經過跳傘，原定的分割方位變動，以致無法使用。這是何時何地竟有此事豈不可嘆！雪下不停，饑寒交迫，士氣成了嚴重的問題，為了人道和減輕補給的負擔，准許民衆團體與無作戰任務的軍事單位離開戰場，徐州剿共總部的軍官隊及一部份科員二百多人，就拿著一塊白被單整隊出走，起初共軍不准通過，第二天不阻擋了，共軍利用這種機會，傳送進來一捆傳單和陳毅致杜邱兩將軍的勸降函，八行書寫得十分講究，信封信箋用的是最好的宣紙，印有陳毅使用字樣，蓋的一寸間方私章，字也寫的甚好，內容還是中國古代勸降那幾句陳腔濫調，反應出陳毅一腦袋官僚思想，杜聿明、邱清泉兩將軍將這信立即撕毀，傳單一捆交我焚燒。雪愈下愈大，天也越發陰霾，部隊漸漸的失去必勝的信心，大家的心思意念不再是如何打出去，而是將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杜聿明副總司令本不良於行，因為失於調養腿疾加劇，戰地已無代步的工具可以利用，這對他是最大的不便，於是邱李兩兵團司令官電請准杜聿明回後方休養，部隊由邱李兩人協調指揮，未蒙批准。夜靜無事，邱清泉司令官，譚副司令官輪烈，李參謀長漢萍和我，有時到他房間談話，藉以彼此寬慰提提神，但是大家心情卻是一樣的沉重，談過去往事已不堪回首，談未來來日不敢想像，談來談去還是談到天氣上。

十二月卅日天氣好轉，民國卅八年元月一日雪止天晴，太陽給人帶來希望，但是又傳來一個更壞的消息蔣中正總統隱退，這真是晴天霹靂，對軍心士氣是致命的打擊，當時杜聿明副司令就說：「完啦！完啦！」這一天又恢復空投，我們要求先投糧食兩天，再投彈藥三天。共軍已開始掘壕作業，漸漸迫近我方陣地，彼此相隔不過二百公尺左右，共軍展開心戰攻勢，在月色朦朧星光閃爍的深夜，尖嫩的女共軍聲音，打破了寧靜的夜景四處喊叫：「同志們餓著肚子打仗太可憐，來來來，歡迎你們吃飯，吃飽了再打，你們過來不方便，我們可以送過去」，開始是把饅頭扔過來，後來稀飯也送過來了，「同志們還是熱的趕快吃」，還有趕著豬群在陣地前走，豬在叫，共軍在喊：「同志們好久沒有吃肉了，這是準備歡迎你們的」起初還有敵愾之心，不食賊食，後來經不起腸胃的壓迫，終日向饑餓投降，先是三三兩兩，繼而一班一排的過去，三日夜七十軍三十二師營長晏子良率部投共，我們的軍心士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由於天晴日出，天氣也變得稍為暖和，部份積雪開始融化，人從壕洞裡出來曬太陽，會難友，互訴衷曲，大小路上熙熙攘攘絡繹不絕，陳官莊陳莊的道路上，擺滿了攤子，逃難帶出來的金銀財寶，古玩首飾，廉價出售，也有把孩子插上一支枯草出賣的，都是為了換取食物，但金銀財寶無人過問，香煙成了名貴之物，賣香煙的，手拿

千古難見戰地景色

著一支煙沿路叫賣，吸一口金元券伍元。壕洞上有蓋的是白布單，有的是灰毯子，有的是搶來的紅黃藍白降落傘，看起來好像北方鄉下人趕廟會，這戰場的景色真是千古未有。

五日午後一時杜副總司令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會議，以情況日趨不利，不如及早突圍。七十四軍軍長邱維達反對，他主張打出去，其他將領都不願示弱，就決定午後五時實施攻擊，攻擊開始不久，邱維達軍長首先告饒，七十軍軍長高吉人受傷，其他各軍均無進展，攻擊遂無疾而終。

六日飛機一架著陸，護送高軍長吉人，而傷兵早已擁集機場，爭著搭機，秩序大亂，旋共軍砲火向機場集中射擊，飛機受傷不能飛，從此飛機不再降落。共軍是押著吳化文及十二軍以前被俘的將領，在陣前喊話。七日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率轟炸機五架臨空。投下五百磅炸彈十枚，通知地面部隊飛機衝出，這樣廣大的地區，十枚炸彈那能奏功。午後共軍發動攻勢，兩兵團陣地均有陷落。八日十二軍一二師的一團投共，九日午後七十二軍的一團叛變，陣地愈縮愈小，午後三時共軍砲擊陳官莊，第二兵團部及指揮所移陳莊第五軍軍部，五時召集軍長以上將領開會，大家均默默無語，最後杜聿明副總司令決定即行突圍，我擬好命令，他口述下達，這命令只有三條：「(一)敵情如所知(二)今晚九時起各部隊各向當面之敵陣突圍，(三)集合地點浦口、漢口」語畢大家散了。

九時整我們開始突圍，杜副總司令邱司令官各備擔架一付，衛士一排隨行，是夜無星月，天

地黑漆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出了陳莊杜邱兩人就失了連絡，邱清泉司令官向西走，拂曉抵二百師師部，共軍已衝入，陣地已散，無法收拾，知事已不可為，乃舉槍自殺殉國。第五軍軍長熊笑三、七十軍軍長高吉人、代理軍長唐仕南、十二軍軍長舒榮，七十二軍軍長余錦源，騎兵旅旅長陳陶，副司令官譚輔烈及十三兵團司令官李彌均突圍而去。天明我飛機三架臨空，戰場上已不見部隊踪跡。

突圍歸來檢討失真

突圍歸來，遇到舊日長官同學朋友，常和我談論徐蚌作戰的事，後方見聞之廣博，消息之靈通，出乎我想像之外，上自中央作戰指揮，共諜滲透，情報工作，將領才能，下至部隊軍紀，士氣，戰鬥力量無所不知，無所不談。

但是他們也有許多的問題找不出答案：(一)我們的高級將領都是北伐剿共抗戰，久經戰役歷有功勳，為什麼一下子會變得低能？(二)我們有情報機構，有中統軍統組織，為什麼會使共諜滲透到我們的指揮中樞？(三)三民主義是繼承中華文化的救國救民主義，為什麼會敗在違反中國人倫理道德的馬克斯之徒手下？(四)八年抗戰，國人渴望和平，而共黨稱兵作亂，禍國殃民，是天怒人怨，中央與師討伐是順天應人，為什麼王師敗績，狐鼠竊國？(五)我們的軍事教育最強調的是親愛精誠，為什麼我們的將領會敗不相救？(六)我們的部隊裝備較共軍為優，我們的幹部素質較共軍為高，為什麼我們的戰力遠不如共軍？(七)濟南失陷為卅

七年九月廿四日，徐蚌會戰開始為十一月七日，中間相距四十多天，為什麼臨時應戰毫無準備？還有許多的為什麼，不必一一列舉。他們對敵我的真實情況又好像一無所知。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成功與失敗決非偶然的事，如果我們在國軍部隊中仔細體驗，在戰地虛心觀察，就會發現若干更重要的問題。

總統蔣中正從前指示我們：「和共黨作戰是主義戰爭，總體作戰。」而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停留在宣傳階段，沒有和民衆生活發生實際關係，不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沒有實施，就是減租減息也沒有認真去做，民衆所看到的只是口號、標語和黨部。我們的軍隊是黨軍，黨究竟和士兵有什麼關係，以前役政沒有辦好，當兵的都是窮人子弟，有的還是捆綁而來，有錢有勢的人不服兵役，士兵所認識的黨，也只是口號標語，共黨有一個口號是窮人不打窮人，這對我們的軍心士氣是很毒辣的攻擊。我們的政治好像浮萍一樣，沒有紮根，政權在軍隊保護之下，才能推行，最明顯的是我們的縣長，出入還要有帶盒子槍的隨從警衛，一旦駐軍搬走，地方行政人員就逃之大吉。反觀共黨，共軍所到之處，即行分糧分田，打土豪，鬥地主，共軍的官兵認為他們是為共產主義而戰，無知的農民以為有田可耕，不再是佃農，窮人更以為是翻身的日子到了。這雖然是共黨欺世惑眾的手段，但能煽動群衆跟著他走，共黨的縣長在我們的政權下潛伏地下，從事宣傳，調查，動員工作，我們白日辦公，而共幹夜間活動，一有戰事，則徵糧，徵伏，補給運輸，正如我

們的補給司令一樣，他們真正的以總體戰推行共產主義。關於這些事很少有人提到，這實在是勝敗根本的因素。

其次劉峙將軍的回憶錄中談到徐蚌會戰，他說：「此次作戰，戰略失敗多於戰術失敗，戰術之失敗多於戰鬥，部隊愈小過失愈少。」我的體驗是一半一半，我們團營的以下戰術戰鬥訓練不足，主動的意志，攻擊的精神都很差，所以不能打遭遇戰，不能打退卻戰，不能打游擊戰，不會追擊，不善夜戰，只能在預先準備陣地上作戰。我們從來沒有打過殲滅戰，共軍來攻，認為無機可乘則長驅而去，共軍不防守，認為目的已達則主動逃竄。但是我為共軍所殲滅的整個軍整個師以及軍師長被俘的所在多有。這就是戰鬥不能達成戰術的目的，戰術不能達成戰略的任務，所以戰略部署雖好，而實際戰力不能完成也是徒然。我們軍中還有一項最壞的習慣，就是虛謊，平時蒙上欺下，倖求名位，戰時誇大敵情，邀功避過，統帥部無法確知敵我實力，如此造成不知己亦不知彼的作戰，如何戰勝敵人，虛謊是一切弊害的溫床，因為虛謊作祟，我們失去一種無比的力量——真實。

蒙古人橫掃歐亞，所向無敵，研究戰史的人，總是歸功于蒙古的騎兵，和以牛羊為糧補的辦法，不知道他們還有一種至大的力量——「不說謊」。南宋理宗時，派徐霆出使蒙古，他的蒙古見聞上說：「臣見其有一法甚好，說謊者處死刑」。我們自遷台以來，一切革新，以往弊端已不存在，不過死灰也能復燃，舊病有時復發，而且這種奇恥大辱，血淚教訓，永遠不應忘掉。